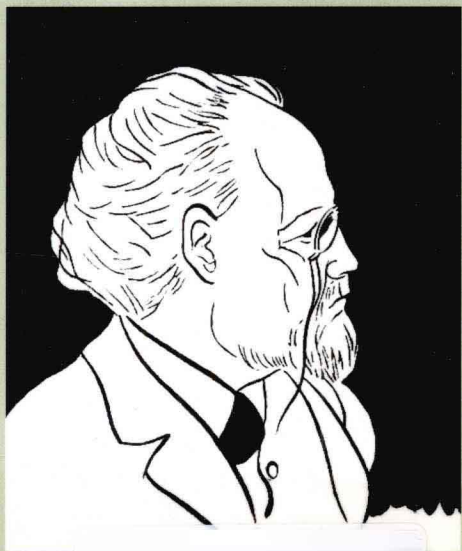


左拉小说集



(法) 左拉 著 毕修勺 译

蒲尔上尉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左拉小说集

蒲尔上尉

(法) 左 拉 著

毕修勺 译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蒲尔上尉 / (法) 左拉 (Zola, E.) 著 ; 毕修勺译.

—上海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3.6

(左拉小说集)

ISBN 978-7-5452-1371-3

I. ①蒲… II. ①左… ②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法国-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23635 号

策 划 李炳刚

责任编辑 姚琴琴

封面设计 颜 英

技术编辑 李 荀

书 名 蒲尔上尉

著 者 (法) 左拉

译 者 毕修勺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网 址 www.shp.cn

锦绣书园 shjxwz.taobao.com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(邮编 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开 本 787 × 1092 mm 1/32

印 张 9.125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1371-3 / J.833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-56477080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目 录

蒲尔上尉	1
人们是怎样死的	55
为了一夜的爱	105
到乡间去	158
高克维尔的狂欢节	191
水灾	239
新版后记	281

蒲尔上尉

一

晚上九点钟了。服宋小城已经睡着，无声而漆黑地隐没在十一月的冷雨之下。雷歌勒街是圣约翰区最狭最静的一条小巷，巷内一幢老屋破碎的屋檐接水槽，倾下瀑布般的雨水，它的三层楼上还有一扇窗亮着没有人睡。这是蒲尔老太太坐在葡萄枯枝的弱火前面，监督她的孙儿查理，在桌上油灯的白光下做功课。

每年一百六十法郎租金的公寓，由四大间冬季无法烧热的房子组成。蒲尔老太太睡在最宽敞的一间；她的儿子，上尉军需蒲尔占着饭厅隔壁朝向街面的房间；孙儿查理和他的小铁床，则消失在已经不用的挂着发霉帐幔的大客厅深处。上尉和他母亲的若干木器，粗劣桃心木的帝国

式家具，因驻防的不断改变，上面的铜饰有的已被撞坏，有的完全被拔掉，高高的天花板撒下微尘般的阴暗，它们就被笼罩在这半明半暗的空间里面。涂着红色的方块石板地，又冷又硬，简直会冻坏双脚，只有椅子前几块破旧的小地毯，在这宽敞的、风从门缝和窗隙吹入的房间里，显示颤抖的贫寒。

蒲尔老太太靠在壁炉附近一把罩着黄绒的沙发上，以老人回忆时所常有的固定而空虚的目光，注视着最后一根葡萄枝在冒烟。她身材高大，长着一副长而严肃的面孔和从来不微笑的薄唇，她就这样整天待着一动也不动。她的丈夫是上校，不幸在将升将官的前夕就死了；她的儿子是上尉，就是出征，她也跟着他。她保持着军人家庭的固执，她怀有义务、荣誉和爱国的观念，这使她过着极端严肃的生活，仿佛要让自己枯萎在纪律的粗暴约束之下。她很少叹息。当她的儿子结婚五年后，因丧妻而变成鳏夫的时候，她就抱着排长训练新兵似的严厉态度，接受了孙儿查理的教育责任。她监督孩子，不让他有些微荒废和不轨行为，如功课没有做好，就强迫他熬到半夜，她自己也跟着不睡觉。查理的性格很柔和，脸色苍白，生有一对太大

和太明亮的美丽眼睛，他在这死板的纪律下长大起来。

蒲尔老太太在她长期的沉默中，从来只蕴藏着一个观念，就是她的儿子违背了自己的希望。这就足以使她回忆，使她想起她自己过去的全部生活，从孩子出世的时候起，她就希望他能达到最高的军阶，出入于光荣的喧闹中，谁知他硬是不争气，致使他们今日过着这种驻防的贫困生活；这些忧郁的、时常相同的日子，这种沦为上尉军需的可怜地位，好像永远无法提升、永远深陷下去的情况，实在使她悲伤。然而，开始的时候，她曾有过满意的骄傲；有一会儿，她以为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从前蒲尔在梭尔弗里诺战役里出名时，他刚离开圣西尔军校，他带很少的士兵夺得敌人的整个炮位；上司赏他勋章，报章报道他的英勇事迹，他被认为是最勇敢的一名军人。随后，英雄长胖了，沉溺在他的肥肉里面，他迟钝、安乐、懈怠，终于成为胆小的懦夫。直到一八七〇年，他还只是上尉。在第一次与敌人接触中，他就被俘虏，他很愤怒地从德国回来，发誓此后不再去打仗，他觉得打仗实在太愚蠢了；他既然无法离开军队，又没有其他职业，就设法托人委任他做了上尉军需，这是一个狗窝，他说，人们至少

让他可以在这里安静地死去。就职那一天，蒲尔老太太感到心脏要破裂似的难过。这已经完了，可是她仍然咬紧牙关，不放弃她的坚定态度。

风粗暴地吹入雷歌勒街，悲泣的大雨疯狂地打击窗上的玻璃。老妇人从熄灭的葡萄枯枝上，抬起头来，看看查理是否睡在拉丁文的翻译本上。这十二岁的小孩子已变成她最后的希望，她固执地需要“光荣”的情感，都寄托在这位孙儿身上。起先，因憎恨他的母亲，很不喜欢他。他的母亲是织花边的小女工，很幽雅、很漂亮，上尉疯狂地热爱她，因无法让她做个情妇，只好愚蠢地和她结了婚。后来，孩子的母亲死了，父亲又陷入淫逸的生活中，蒲尔老太太只好重新以这个孱弱的、她克服很大困难养育起来的孩子，作为她梦想的对象。她希望他长得强壮，做蒲尔没有做成的英雄；她怀着严肃而冷酷的担忧，看着他成长，不时探摸他的四肢，希望将勇气灌入他的脑袋。她渐渐被自己的热情所迷惑，以为她的孙儿是她家的传人。性格温柔而多幻想的孩子，对于使用武器的职业感到先天的厌恶；但是，他的祖母既然那样令他害怕，而他自己又是这么温柔、这么驯服，他就以忍受的态度，重述她的意

思，说他将来一定要做个好军人。

蒲尔老太太注意到他的拉丁文翻译并没有做好。查理被外面暴风雨的声音干扰，手里握着钢笔，眼睛盯在纸上，已疲倦地睡着了。于是她用干瘦的手指敲击桌边，他因而吓了一跳，立刻打开他的字典，激动地翻阅他的生字。老妇人仍然哑巴似的一言不发，让一根一根葡萄枯枝彼此靠拢，想使已熄灭的炉火重燃起来，可是没有达到目的。

在她相信儿子的时期，她把自己的所有都让他花费了；他沉湎于她不敢深究的激情，渐渐吃完她小小的积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还搬空屋内，把一切都拿到街上卖掉。这是贫困：空荡荡的房间，冷清清的厨房。她从来不向他谈这些；因为在她尊重纪律的习惯中，他是一家之主。不过，她有时想到蒲尔或许有一天会做出什么糊涂的事情来，使查理因而无法进入军队，她的心里就不免有点着慌。

待她站起来，到厨房去拿葡萄枯枝的时候，可怕的暴风吹刮着房屋，摇动着门户，毁坏了一扇百叶窗，袭击破裂的屋檐接水槽，让瀑布般的雨水，淹湿窗户。在这杂声

并作的当儿，门上的铃声引起她茫然的惊异。谁会在这个时候，这种天气，到她的家里来呢？蒲尔如果回家，总在半夜以后。她开了门，一个军官，满口带着咒骂，全身湿淋淋地进来。

“啊！多么混账！……真是狗样的天气！”

这是军需主任赖基特少校，一个勇敢的老军人，在蒲尔老太太最得意的时期，他曾在蒲尔上校部下做过事。由行伍出身，他藉自己的勇敢，——不是藉他的聪明——达到步兵大队长的军阶，后来，因受伤的结果，腿筋缩短了，才强迫他接受少校的位置。他走起路来甚至有点跛足；可是别人不能当面对他这样说，因为他并不承认如此。

“是怎么？少校，”蒲尔老太太惊愕地说。

“是的，啊！老天！”赖基特咕噜道，“要非常喜欢你们，才会使人在这种混账的天气在街道上奔走！……连教士在这种时候，也不敢出门呢！”

他摇一摇身体，泥水从他的靴上流到地面。然后，他注视他的周围。

“我绝对需要见到蒲尔。……他已睡觉了吗？这

懒鬼！”

“没有，他还没有回来，”老妇人以迟钝的声音答道。

“怎么？没有回来！啊！他们作弄我，在他去的咖啡馆，即美拉妮家里，您知道，他们开我的玩笑！……我到那里，一个侍女对着我的鼻子发笑，她说，上尉已经回去睡觉了。啊！天晓得！我已感觉到这点，我要扯他的耳朵！”

他的脾气平息了，他在房里徘徊，犹豫不决，态度很烦扰。蒲尔老太太凝神地注视他。

“您要向上尉本人说话吗？”她终于问道。

“是的，”他回答。

“我不能向他转达您要对他说的话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她不再问下去。但是，她依然站着，总是注视似乎无法决定是否回去的少校。最后，他又生气了。

“算了吧！上帝会知道我的苦处！……我既然来了，就应该让您知道我的来意。……这或许比较妥当一些。”

于是他坐在壁炉前面，伸出他那溅满泥泞的靴子，好像薪架上还燃着明亮的柴火似的。等到蒲尔老太太要回到

沙发的原来位置时，她看见查理抵不住疲倦，让头跌在他面前摊开的字典的书页上。起先，少校进门，使他震动了一下；后来，看见人们不再管他了，他就无法抵抗睡眠的侵袭。他的祖母走向桌边，想在他细弱的、映着灯光的、发白的手上拍打一下，可是赖基特阻止她：

“不，不，让这可怜的小孩睡觉吧。……并没有稀奇的事情，没有必要让他听到我们的谈话。”

老妇人回到沙发上坐下。房里是一片静寂。他们两个互相对视。

“啊！事情来了！”少校终于开口说，并以下颌的愤怒动作，加强他的语气，“这拆烂污的蒲尔已经下手了！”

蒲尔老太太没有战栗，她只是脸色变白，更严肃地坐在她的沙发里。另一个继续说：

“我早就不放心。……我打算找一个机会对您说明。蒲尔太浪费，而且他有一种使我不大满意的愚蠢态度。但是，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……啊！我的天！要十分蠢笨，才会干出这样齜齜的勾当！……”

他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几拳，他气得发抖，咽喉几乎被塞住。老妇人向他提出了一个明白的问题：

“他偷用了公款吗？”

“您无法想像这件事情，您。……是不是？我从来是不审核的，我！我一向照数批准他的数目，我总是照他的意思签字。您知道会计室里的情形，只在检查的时候，由于团长是一个有怪脾气的家伙，我才对他说：‘我的老朋友，注意你的金库，你知道，是我负着整个责任。’然后我又安心了。……然而，一个月以来，他的行为变得那么奇怪而人们又向我报告了这许多尴尬的事情，我便格外注意他的日报表，审查他的数目。一切似乎都很有条理，账目记得很清楚。”

他停住，他的喉头又被极大的愤怒梗塞，接着又疏松了，他继续说：

“上帝应该知道！上帝应该知道！……并不是他的胡闹使我生气，他对待我的行为实在是卑劣得可恶。他欺骗我，您听听，蒲尔老太太，他在开我的玩笑！……我的天啊！难道他把我看作老而无用的蠢货吗？”

“这样，他已盗用公款了？”老妇人重新问他。

“今天晚上，”怒气稍微有点平息的少校说，“格纽来的时候，我刚离开我的饭桌。……您是认识格纽的，是不

是？就是住在青草广场转角地方的那个屠户。这也是一个混账的小人，他中标供应军营的肉类，他让我们的士兵吃着全省死了的母牛肉！……好！等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以后，我就以对待狗的态度，对付他。啊！真混账！真龌龊！蒲尔好像一直只给他以分期付款，一种可怕的诡计，连魔鬼也看不清楚的糊涂账。总之，蒲尔还欠他两千法郎，如果不付清这笔账的话，屠户说，他要把一切情况都去告诉团长。……最坏的是蒲尔这猪猡，把我也扯在里面，他每个星期给我一张假的收条，上面正式签着格纽的名字。……对我……对我……对他的老朋友，他竟玩出这种花样！啊！老天啊老天！”

少校站起来，向天花板伸出拳头，然后又让自己坐在椅子上。蒲尔老太太还重复地说：“他偷用了公款，这不用说了，一定是这样。”

然后，她不对儿子的行为加半句判断或责骂，只简单地

说：“但是我们没有两千法郎。……家里或许还有三十法郎。”

“我早就料到，”赖基特说，“您知道一切都到哪里

去了吗？都花在美拉妮身上，这是一个妖精，让蒲尔神魂颠倒，几乎变成白痴的混账东西。……哦！女人！我早就说过，她们会使他折断腰骨！我不知道他是怎样造成的，这畜生！他比我只小五岁，他现在还是疯狂地寻找女人。多么奇怪的性格！”

重新沉寂了。外面的雨下得更大，只听见烟筒和青石瓦片在这沉睡的小城市里，被暴风吹刮得呼呼作声，并让雨水倾泻在街道的石地上。

“好吧，”少校站起来再说，“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处……您已经得到通知了，让我滚蛋吧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向谁设法呢？”老妇人喃喃地说。

“请您不要失望，我们再看看吧。……假如我有这两千法郎的话……可是您知道，我并不是有钱人。”

他不说了，态度很为难。他，一个年老的单身汉，既没有老婆，也没有孩子，谨慎地喝着酒，把喝白兰地和茴香酒所剩下来的金钱，都输在扑克牌上。除此之外，他很诚实，很守纪律。

“没有什么关系！”他跨过门槛之后说，“我再到他的娼妇那里去寻他，我翻天覆地，也要找到这卑劣的小

人。……蒲尔，蒲尔上校的儿子，为盗用公款而被判罪！什么话！这怎么可能呢！这将是世界的末日呀！我宁可炸毁全城！……啊！老天应该知道！您不要难过。这一切，给我的烦恼还多着呢！”

他粗暴地同她握过手，就消失在扶梯的阴暗里，她仍然立在门口，高举油灯，给他照亮。当她回到空荡荡和沉寂的大房间，把这盏油灯再放到桌上之后，她一动也不动，留在依然睡着的查理面前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可怜孩子的脸还在字典的书页中间，头上长着金黄的长发，脸色苍白，简直像一个女孩子。她在默想，在她严肃和拘谨的脸上忽然显露出一种柔和的激动；但这只是暂时的，立刻面部又恢复了她的冷酷和固执的意志。她在孩子的手上拍了一下，说：

“查理，你的翻译呢！”

孙儿惊惶而战栗地醒来，并重新很快地翻阅他的字典。在这个时候，赖基特少校正迅速关上朝街的大门，头上受到那么多由接水槽倾下来的雨水，只听见他在暴风雨的响声中发出怨怒的咒骂。接着，在大雨的倾泻中，只剩下查理的笔头，在练习簿上写字的微声。蒲尔老太太恢复她在壁炉前面的位置，她坚定的两眼，注视已灭的火炉，

丝毫不变地保持着她每夜的态度和沉默。

二

由寡妇美拉妮·格尔济太太开设的巴黎咖啡馆是在不规则的法院广场上，这里种着沾满灰尘的小榆树。住在服宋的人们都说：“你到美拉妮那里去吗？”在相当宽敞的第一间房子尽头，另有很狭小的一间，名“荻芳”，沿墙布置着漆布包棉花的长凳子，有四张大大理石的桌子放在不同的角落里。晚间，美拉妮离开她的柜台，让她的侍女佛洛沁留下管账，就到这房间里面，陪伴少数常来的顾客、她的亲密朋友，即城里称之为“这些‘荻芳’先生们”，喝酒闲谈。这种优待使每一个男子受到别人的特别注意；别人总微笑地提起他的名字，这微笑里面大概还含有恶评和嫉妒的意思。

格尔济太太在二十五岁就做了寡妇。她的丈夫是一个制车工人，在他的叔父死后，租得这家巴黎咖啡馆，使整个服宋都感到惊奇。为了他的甜酒，他每六个月都要去蒙不里哀一次，有一天上午，他带着美拉妮从那个城市回